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
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
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秉子孫
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後
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作考以來畜德
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
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

外集二

一

祭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

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

服喪于家日月

二字一作既

訖如禮起復就仕

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

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

某人女其賢為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

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

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

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

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

一作官

名聲可

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顧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

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為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為賢也噫今有人一作有人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

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歆一縣佐不可得以
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
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
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
來乞辭辭具又為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
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
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
考斯碑卿之有碑由子為後之父者宜所

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
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得譜錄府君之九
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
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
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
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
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
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

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
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
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
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
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
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長尤好學
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
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
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

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
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
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
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
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
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
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棗筠二州
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
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為宰相王文穆公

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
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
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身勤
苦爲文章復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
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
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
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
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

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
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
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
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
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
府同糺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
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
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
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
學者稍相習務媮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

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
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
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
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
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
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
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
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
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

外集上

四六

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
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
州觀察使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
曰泳漸沆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
孫其官其餘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
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
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
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
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

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
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癩裂
焚蕩翦雜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
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
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
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歎而府
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
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
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
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
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
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
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
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
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
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

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
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
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
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
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
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
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
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
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
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
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
視入狴牢就桎猶冠帶偃箒恬如也盜
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
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
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
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
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
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
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

所盜某物於其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劉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呈考侍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

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於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

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

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

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十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

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

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
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
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
宗彭前孟州汜水王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
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
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
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
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
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
為燕人十三代祖儀為唐御史中丞坐言
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
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偽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
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
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
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

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為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天富鹽監

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

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州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

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需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
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
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
直外正於朝孝友躬睦內仁其家其爵命
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
溫瑜之廟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
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

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毅質直喜
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
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
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
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
更莫能也蜀民易犂喜倡事以相驚諱遂
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
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
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

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廉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

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塋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摛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

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沅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

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

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

銘曰

外集卷第十一

外集十一

八

祁公神道碑景祐

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

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諫議楊公墓銘錄

一作抵

學乎聖人

四字上一有而

其婦二字上一

有封字

王公墓誌水丘氏

集本多作丘

薛君墓銘又監

一作監

盧氏墓銘將作

二字上一疑脫適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二

碑銘

漳

一作

南

縣

君

張

氏

墓

誌

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
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
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
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
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
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棗州之解
其子洎濟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
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
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
為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
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
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
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
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
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
隆自開封及其為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

夫為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
朝廷掌書命為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
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墓也
洎為某官潘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
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字無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
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

外集一

二

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
樞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
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
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
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
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為諸生委曲講論
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
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

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澗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

八
卷
十一

三

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

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

師

三字一
作于市

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

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
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
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
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為三司
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
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

外集十二

四

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
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
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
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
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
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
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
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

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
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
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
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
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
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
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
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
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

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
門請見慘疑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
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
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
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
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
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
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
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譏氏自曾高不顯由公

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
塋其先君也為兵部員外郎今公之塋絳
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
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
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衣
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也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維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
卒塋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
卒又塋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塋富陽
凡三徙遷遂家於杭世久當隆其昌

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
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
仕官君少習春秋二傳太平興國五年以
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
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
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

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
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
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
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
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
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
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
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
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

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
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疑為善故所
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
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
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
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
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
為家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
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

天水尹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蹙殆不可為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

官後為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脩為之銘曰噫喜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畜其位豈其不可無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克而不光遂以昧滅後

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吐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
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
也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稟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
嘗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
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

外集十二

九

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
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
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
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居而御酒食
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
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
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
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
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

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
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
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
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
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
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
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
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

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
在已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
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
及第為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
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
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
氏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
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

常不使。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益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為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吉水人。至予脩十有五。

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所。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我我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

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
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
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擲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擲粵
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
鄭夫人擲既密旣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夏制舉衲葬之禮故命門人東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
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

見而竒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
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
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
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
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
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
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
胥氏女旣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

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下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

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

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餼菓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張氏墓銘其先

張恕氏本作

荆門

荆作

其家

一作

居益盛

益上有益字

嘗世家

嘗作雷家字

節之

無之

字跋墜

墜作跋

及其

作及見

莫見

及見作

謝賓客魚袋

無袋字

張司錄山東

山下有南字

可兼

可得

先君墓表皆無恨

一作皆無有恨

通州判官

石本瀧岡

仔表作

歲取百千

百一作十

抱汝

文纂作

外集十二

上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

今刪去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

外集十三

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也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短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

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嘗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羸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守與夫遊臺

外集十三

二

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為獨

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

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

焉所以易於守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

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一字無

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為

一字無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所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判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

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哂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學試有司者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

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
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
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
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
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
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
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
為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
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
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
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
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
初為伊闕縣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
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為縣吏
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
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
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
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
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
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

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

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

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
害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
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
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
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
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
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
為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
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

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
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
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
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
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
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
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
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

營宮一作漢都自古常皆一作以王者制度臨

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

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

萬安輾轅維氏以連高室少一作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

見或否惟嵩最遠最而一作獨出其嶄巖聳

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

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

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

全集一

七

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

增築之治為一作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

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駱驛二字或聯

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率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世

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

因叙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

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

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

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訛不幸而過寧訛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

外集十三

六

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

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
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
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
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
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
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

時稱漢東大園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
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
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
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
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
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
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
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闔

陬嶺傲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一字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

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生

不舒愉雖豐年大旅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

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拊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其一作溜石物其

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

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俾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

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夕早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小齋

外集十三

十一

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

一作

戶纔七八

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病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一作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

暢乎以平釋然不知覺一作疾之在體因多

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

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

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

忘厥疾真古之作三字一謂樂善者歟傍有小

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言笑終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

此因書於其壁壁三字一作于

伐樹記

外集十三

十三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

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

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

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

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

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

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

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持不

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
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
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
夫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
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
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
恠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
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
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
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
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
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
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
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櫛筍之羸歲尚
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厚利寧肯為渭川下
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厯芟養率湏謹嚴

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歆賞輒腰
輿以入，不問辟彊恬無怪諱也。以是名其
俗為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
私誰何，且戕且掣，不弼不止，守都出令，有
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
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
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
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
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
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

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
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
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
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
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
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
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
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

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益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噤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

作養魚記

外集十三

卷十六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壯甚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

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
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
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
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
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此一字無真勇者
也然則水波之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
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
以異烏用蛟魚變恠之為壯哉故名其亭
曰游條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
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巧墁陶瓦鐵
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
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
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溥化三
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
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
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歛其衣

孟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
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
聞吳歆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
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
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凋沒不待
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
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
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

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
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
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為此役始求志
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
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
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

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
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
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
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
夫琢磨一作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
也斤斲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
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
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
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

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
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
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
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
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
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
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
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
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

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
買一石磬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
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
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
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
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
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
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
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外集十三

十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
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
距金鷄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
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
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
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
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
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
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
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
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
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
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
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
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
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
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
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而不朽則滕
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
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
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
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
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
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
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

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

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
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
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
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
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
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
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
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
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

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
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
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
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
岸時疑恠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歆
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
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
者也羽之論水惡溇浸而喜泉源故井取
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

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
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
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
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
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
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

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養其
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
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
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
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
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
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
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
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

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
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
不必問一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
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
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
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
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
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

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
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
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
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
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
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
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
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
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
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

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
鄭衛獨愛琴磬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
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
寢不忘今老夫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
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於
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
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
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續添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

外集十一

全六

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
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
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幸詔臣等於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
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
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
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
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
學本於人性磨礱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
俗成而頌聲興益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

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
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
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
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
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
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歆於速不待
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
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
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
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

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
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
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
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
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
吉之士率其心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
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
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
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闊

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
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
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
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
而不倦以治以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
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
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
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墾畝入其里
問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
者扶羸老壯其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
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
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
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
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
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淨垢院記處其

處上有
聚字

十有八

無有
字

空且

空下元本作空且一字洛陽洛上有損小無損三

十六凡三上有既畢遂為無二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下皆縣以隸漢州諸本以苟滿歲

一作未嘗有此君行達本君疑作若若恕

可知矣已矣作之下其一作下

明因塔記千百年十千作明道二年七月十

四日記有恕本此

叢翠亭記周營注恕本同常以同注嵩室注同

室作少最獨無最治亭為同注作連者一節者而

外集十一

卷

刻之此下一有云字

大字院記某人題其乃

東園亭記脩友予脩作為大云為作僖二有二下

字始約得約作乃希出乃作幾一字無一未出未作

間少以從以作風土王一作給生急給作豐年作

居往求木作佳血脩脩作不復復下元缺一

復幾閏也字其溜之其作石物字無物友蓋

善字友二年文藝作也記也作

樊侯廟記廟而食亦廟上有腎腸哉無哉貽

怒一作怒以騁其怒無此有司有上有不

興始不作壯陽剛燥四字作以使風使字上有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以燕其作誦之誦上有

字雄富奇雄作在體宋文粹此傍有小池宋文

粹傍字上而集二作於其壁同正

伐樹記其根二共作庇之奇庇上有七尺尺作

杏之之下本本死勢其死上有

戕竹記作恕本記侯利同正文

游儵亭記是為同正文心者無者

浙川記浙作之資資作所餘之所作甲子下子

再有今甲惠聰自無此雖老無雖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以下有以

其無以琢磨琢作磨然後所食後作以庇我

以上有浮屠之教之下有人能我之有無有

所欲用之遷之作因其言得字下有問其所欲

用之因其言其所為文藪作問其所欲用

達云脩佛殿如造歲月文藪作始可喜文藪

嘉可十六日合六十字有夷陵

偃虹隄記今恕本集以偃虹按文忠公諱也偃

所記紀記作金鷄之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

十尺尺恕本萬有五千五百工四作

尺恕本萬有五千五百工四作

千有五百步之隄五百作皆蒙其利無此不

以廢不作以廢

大明水記取汲者汲一作秀卿秀作謂山

水謂上有謂山上水乳泉石池又上江水

次而井水下人纂此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

虎丘石井井作招賢招字本疑玉虛二字

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字汪

下無皆戒人皆下有食之之作岸時時有

同此井為水為作孫氏碑來世子孫無不必問問作遺家

外集上

卷三

作遺二家復有廬陵歐陽其記五字

三琴記皆不知皆作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